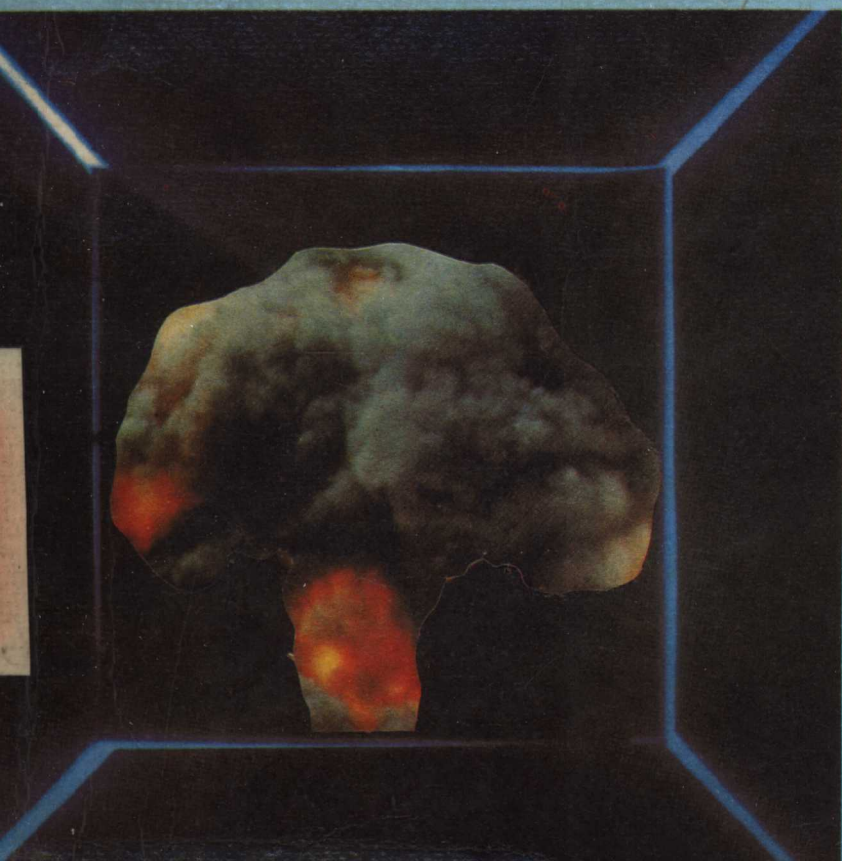


昨天的秘密

冰心題



魏世儀 著



昨天的秘密

牛心題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始末

魏世仪 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昨天的秘密

魏世仪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 京 通 县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30千字 插页2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995-1/I·349 定价：6.30元

印数：0001——6000册



作者简介

魏世仪，男，当代作家。一九四八年农历八月八日出生于山东省即墨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即墨市文联副主席。

一九七三年开始文学创作并于同年发表处女作。先后著有长中短多部(篇)，创作甚丰。一九八四年开始致力于“核文学”创作，受到理论界关注和社会的广泛好评，其作品多次获奖，被誉为“魏世仪系列核武器”受到褒扬。

7

(XI)

RBF82/13

内 容 提 要

“中国的原子弹真是自己搞出来的吗？”杨振宁博士来华访问时，曾找到学生时代的密友邓稼先问道。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这是一个令整个时代都费解的谜！

本书作者历尽坎坷，深入实地，以纪实文学的手法回答了这一历史的疑问。其中不仅有科学家和大学生们为寻找打开“潘多拉魔盒”钥匙的曲折，捕捉中子信号和设计起爆装置的扑朔迷离，也有秘密基地的保卫者与海外派遣特务的殊死搏斗。

序

刘绍棠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幼时曾习书法，得过方家传授。但是，悟性太低，手又笨拙，愚钝、懈怠、疏懒，不肯象王献之“费尽三缸水”那么下苦功，也就未能“铁杵磨成绣花针”；写出的字一不得体二不入流。然而，墙里开花墙外香，偏有人甘愿隔山买老牛，慕虚名而求字。我本不想自不量力，公开献丑。谁想求字者越来越多，走投无路只得另辟蹊径。京剧有“文戏武唱”，声乐有“洋嗓子唱民歌”。我从中受到启示，便自创使用钢笔写墨笔字，非驴非马谓之“骡体”。想不到竟骗得若干谬奖，甚至有人赞曰“颜(真卿)肉欧(阳询)骨”。我闻之只有窃笑，并不自鸣得意。于是也恍然大悟：凉水兑上敌敌畏，何以能够冒充茅台卖。伪劣产品畅销盛行，眼拙而不识货者太多，实乃一大主要原因。

年轻作家请我题词，我最常写的是：“找对方向，找准感觉，才能找到正该属于自己的位置”。或：“与众不同，独立求存”，“扬长避短，别具一格”，“自成一家，割据称雄”。因为，只有作家写出独具特色的作品，才会形成百花齐放的艺术多样化。文坛如花坛，要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最怕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千朵一色。

我13岁开始文学创作生涯，头二年昏天黑地不开窍，毫无自知之明。完全是看主编之脸色，投主编之所好行事；不管自己有无能力和兴趣，凡是应时当令、容易发表的题材我都写。到15岁，我已小有文名，小说每写必发。但是，面对众多擅写农村题

材的前辈和同辈作家，我的“倚小卖小”算不得优势。强手如林，自惭形秽，望而却步，不敢参赛，只要常有作品发表便心满意足；我不甘心当这类二流子，那就要自强进取，欲与天公试比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那些擅写农村题材作家中的强手，我早已“知彼”；尤其是他们所具有的优点和长处，我都看得非常清楚。“知彼”需要虚心，“知己”必须冷酷。要想“知己”就得正确认识和估价自己的优、缺点与长、短处。特别是要对自己的缺点和短处应有正确的认识与估价。敢于把自己的缺点和强手的优点对照，将自己的短处和强手的长处比较。最要不得的是以己之长轻彼之短。

在与前辈和同辈的强手进行对照与比较之后，我明白了自己有多大能量和多少潜力。全面地整体地了解和把握农村与农民，反映农村的社会问题和把握农民的各种典型，我比不上这些强手，也赶不上这些强手。因此，我只能从局部和片面上争取单项突出。我从鲁迅先生、肖洛霍夫和孙犁的小说创作中得到指引。写家乡，写家乡的农民，致力乡土文学创作，才是我的生路和出路。我难以耕耘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但是经营家乡的9.6平方公里，我便转弱为强，劣势化为优势；那些我比不上，赶不上的强手，反倒比不上，赶不上我了。

43年创作生涯，我写的都是运河乡土。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在乡土文学创作上我不过起到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我向披荆斩棘的先行者致敬，也向络绎于途的后来人招手。

这几年，写自己乡土和个人领域的作家多起来，特色鲜明和别具一格的作品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山花烂漫我在丛中笑。

正因如此，我兴高采烈地为魏世仪同志的原子弹系列长篇小

说作序。他与我交往多年，虽没有步我之后尘，却接受了我的主张。在原子弹领域的创作上硕果累累，大放异采；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增添木石砖瓦，壮哉斯文！

1992年10月于蜗笼斋

又 序

魏 世 杰

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忽然听到隐约敲门声，以为听错了。却又响起，更坚定有力的两下。猛地拉开门，却愣住了。正是世仪，远在数千里以外的三弟，全身湿透了，背着沉重的行囊，脸色黝黑，雨水从一绺绺头发上滴下来。

“真难找呀，不愧是中国最秘密的研究院。”世仪不理睬我惊愕的目光，径直走进客厅，把湿漉漉的行囊扔到了地板上，但很快又打开拉链，把一叠叠手稿和笔记本认真检查了一番，笑了，说：“我这次是奉省委书记之命来出差的。”他有意把“出差”两个字提高了声调。

世仪来核基地采访也许有我的因素，作为长期工作和生活在高原荒漠的高级科研人员，我每次探亲谈到的“琐事”中难免有些神秘的味道，这对于生性敏感的青年作家会有些诱惑的，但我每每警告他，切不可涉足此领域！

这里的人抱定作无名英雄的决心。

这里的大门对新闻界和作家们是关闭的。

记得我从大学毕业刚踏进这戒备森严的基地时，一位保卫人员对我们说：“不许写新闻报道，那会引起泄密。写虚构的文艺作品是可以的，但没有生活基础的文艺作品，又有什么价值呢？”这番话对做文学梦的大学生，无疑是一盆冷水。

当然，事情不是绝对不变的。九院邓稼先院长患癌症病重住院后，中央解除了不报道核科学家的禁令，“两弹元勋”的事迹一

时传遍全国，引起一阵轰动。中国核武器研究院的森然大门打开了一条狭缝。记者们纷至沓来，采访记、报告文学、电视剧等等都出来了，在全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对于我们，这群长期和王淦昌、邓稼先等科学家一起生活的人来说，读了这些报道，看了这些影像材料，总觉得欠缺了一些什么。

欠缺什么呢？

难道材料不真实，不丰富？难道形象不感人，不高大？难道文笔不流畅，不深刻？都不是。在我——一个爱好文学的科技工作者看来，致命的缺点是作者是“局外人”。偶而闯进禁区的局外人很难找到这群人生活的真谛。为了某些宣传目的的“急就章”，始终如浮萍一般摇曳在生活的湖面上，很难得到“局内人”的认可。

我不希望世仪作这种失败概率相当大的尝试，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文学的题材亦浩如烟海，为什么非要抓住“原子弹”不放呢？

世仪的倔脾气我是知道的，他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我暗暗希望，他能够接受教训，听从我的劝告。但他终于没有听。他如落汤鸡一般站在我的客厅里，腿上有蚊虫叮咬的斑驳疮口，消瘦的脸上是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你真的去了？”

“去了。”他回答说。

我们心照不宣：这“去了”的地方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诞生地——青海珍珠滩。我曾经在那里“战斗”了十八年。

我默默无语，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能写吗？”我递了一条毛巾给他，他接过去胡乱擦把脸，扔到茶几上，没有立刻回答。历来快人快语的他这次出人意料地暧昧起来，看上去心情很沉重。

“我看，不必勉强了！”我乘机说，“好在你陷得不深，现在

迷途知返，也还为时不晚——”我想弄点幽默缓和一下他的情绪。可谁知他果断地摆了一下手，打断了我的话：

“我是非写不可的，但——不是现在”。他靠在沙发上，凝视着客厅天花板的吊灯，说：“我不但自己写，而且要拉你下水。这个题材太难写了，我需要一个向导。”

“怎么，要我泄露点秘密给你？”

“不，我需要的不是制造原子弹的秘密，那，对我毫无用处！我需要的是你们内心感情的秘密……”

“那，更是无可奉告了。”我笑起来，说，“每个人都有权永远把内心的秘密埋藏在心底……”

世仪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了。从《作家报》的《作家书简》栏内得知，他在原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的关怀和支持下，坚持深入核基地的第一线，在荒原和大漠中久久地跋涉着……他和科学家、工人、战士、牧民交朋友，相处得很融洽，但生活很紧张，气候恶劣，还经常闹病……我读了这些报道，很有些“何必自讨苦吃”的感慨。

此后，我却常常不自觉地翻看《作家报》，也常去收发处看看有无印着“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的信封。我不得不承认，我从内心惦挂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弟弟，并且我发现，我虽表面上反对，但内心深处却期待着他的成功。

说实话，如果有爱国心，那就不会忘记这件事和完成这件事的人。我们可以不称他们是英雄，甚至可以隐去他们的真实姓名，但发生在1964年10月16日的那次爆炸千真万确震动了全世界。用不着自吹自擂，也用不着选择什么措辞，那一声爆炸说明了一切，中国的威望一下子提高了一个台阶，由美、苏、英、法垄断的核俱乐部无可奈何地接纳了这个东方的不速之客。

那一夜，全世界的华人都充满自豪感。

事隔若干年后，杨振宁博士来华访问时，找到学生时代的密

友邓稼先。

“中国的原子弹真是自己搞出来的吗？”杨振宁提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美国人的疑问，他们猜不透这个“谜”。

杨振宁在离开上海返美时收到了邓稼先的一封亲笔信。这是邓稼先请示周总理后给他的明确答复。杨振宁教授看后竟哽咽起来，不得不赶紧去盥洗室擦拭滚滚而下的热泪。

五十年代，我们的共和国诞生不久，美国不断地挥舞核武器进行威吓。杜勒斯多次扬言：如果常规方法不能摧毁中共的战斗能力，那就选择原子打击。这种威吓终止之日，正是中国的原子弹诞生之时。

在国际交往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实力，光有经济实力也还免不了挨打，还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去年的海湾战争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核盾牌曾经保护和正在保护着从事经济建设的全国各族人民，这是铁的事实。然而，中国的原子弹是如何诞生的，他们经历了哪些苦难和波折，科学家们和大学生们如何找到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那神秘的大漠深处和秘窟中发生了什么，那捕捉中子信号和设计起爆装置的攻关中又如何扑朔迷离，秘密基地的保卫者又如何同海外的阴谋和派遣特务进行殊死斗争，这一切，至今仍鲜为人知。

世仪的选择不无道理。从他慎重的态度和反复地推敲中，以及这部作品的难产中，我明白了他的心情。

一晃五年过去了。

我已离开风沙弥漫的大漠，返回了碧海蓝天、红瓦绿树的海滨城市。奇怪的是，耳边虽然响着波涛击岸的哗哗声，脑海中萦绕的仍然是神奇的蘑菇烟云。梦中，仍然和著名科学家，和“无名小卒”们亲密无间地嬉戏打闹……当世仪把厚厚的《昨天的秘密》推到我面前时，我竟激动得双手发抖。读着它，我忘记了周

围的一切，又回到了那逝去的岁月和熟稔的地方。

故事发生在三十年前。

中国的科学家们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处于那样特殊的环境，干着一种很不平凡的事，而终于成功了。说起来很简单，对于今天忙于实际的读者，也许不屑一顾。我却执着的认为，这一段历史将永载史册，不仅是中国的史册，而且是世界的史册。因为中国人在这一件事上显示着一种傲视全球、不屈不挠的大无畏气概，参与其中的人表现了一种光明磊落、毫不利己的献身精神，对于任何民族，这一点都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宣扬这种精神更有现实意义。

书的序，通常是由名家来写的。而我，既非名家，又和世仪沾亲带故，写序是万万不可以的，但也许这是搞原子弹的人的脾气，我看过书稿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硬是写下这样多的文字来，并且嘱咐世仪一定转告编辑，把这些字排在正文之前。至于算不算“序”，那倒是无所谓了。

1992.7.22 于晨光斋

（编者注：该文作者系原西北核基地高级工程师，曾参与过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并多次受到表彰。）

目 次

序.....	刘绍棠(1)
又序.....	魏世杰(1)
第一章 夜袭.....	(1)
第二章 草原狩猎.....	(11)
第三章 邂逅.....	(24)
第四章 异域历险.....	(38)
第五章 苏醒的大草原.....	(52)
第六章 “玛吉木太太”.....	(73)
第七章 敌情报告.....	(91)
第八章 箫瑟秋风.....	(107)
第九章 珍珠滩的困惑.....	(129)
第十章 草原之春.....	(157)
第十一章 保卫部长.....	(176)
第十二章 “M”装置.....	(195)
第十三章 万事俱备.....	(215)
第十四章 水香姑娘.....	(224)
第十五章 空难.....	(239)
第十六章 1 : 1 全尺寸试验.....	(246)
第十七章 307号隧道	(255)
第十八章 中国升起蘑菇云.....	(269)
我与核文学(代后记).....	(281)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央决定组成核武器选址小组并立即开始工作。同年七月，经中央批准在青海省“珍珠滩”建立核武器研究基地。研制原子弹的整个工程，代号为：02计划。

第一章 夜袭

这是一个冬夜，一个漫长、寒冷而又普普通通的冬夜。肆虐的西伯利亚寒流呼啸着从这儿冲过，树枝摇曳着、弯曲着，发出可怜的哀鸣。窄窄的街道，古旧的房屋沉浸在凝固的夜幕之中。几盏清淡的路灯，灯火似乎也冻得打颤。这座海拔三千米的西北古城，看来已经睡得很沉了。

这便是五十年代末期的西宁。

一辆军用吉普亮着雪白的车灯从一个大门里驶出，左转右拐，终于用车灯剪开夜幕，向西驶去。

车子后排，坐着一个瘦小的老头，看上去，他有四十五六岁年纪，面目刚毅，清瘦矍铄，那把黑白相间的大胡子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角度很大地仰卧着，身子随着车子的颠簸而上下起伏，挺舒服。他的眼睛已经闭上，不知他是否已经睡着了。

出西宁西行百里之后，便没有象样的公路了。路面坎坷不

平，起伏多弯，偶尔还有深坑或沙丘，横在路前。车灯好象也有畏难之意，变得昏黄而且多颤。在这样的路面上行驶，司机需要格外费神。

“前面该是刚察了吧？”长胡子瘦老头突然问。

司机驾驶着方向盘，大声回答说：“还有十几里路……首长，你这儿很熟悉嘛！来过几回了？”

长胡子瘦老头微微一笑：“头一回。”他调正了一下身体，好象依得还不够舒坦。他身旁有一位年轻人，将自己的皮大衣脱下，给长胡子瘦老头盖上，谁知，瘦老头一下子推开大衣，说：“穿上。”声音很低，但语气却很硬。

那年轻人还想说什么，没有说出来，乖乖地将大衣重新披在自己身上。

这位老者便是新任西北核武器研究基地的总指挥兼党委书记李铮。年轻人是他的警卫员。

李铮静静地依在这辆飞驰如箭的军用吉普里，几天来发生的事情使他无暇去认真地思考一下。此时此刻，他需要清理一下思绪，思付一下面前的形势和担子的份量。他知道，他的肩上压着怎样沉重的担子。

几天前，他突然接到中央军委免去他某大军区副司令员的命令并急电召他赴京。戎马生涯和政治敏感使他觉得有什么重大的变更。他乘专机赶到北京，接他的车却是国务院办公厅派来的。这无疑在他困惑的心湖里又升腾出几团迷雾。是因为严峻的国际形势，自己另有新任吗？这是他脑际中出现的第一个可能。可是，军事干部的任免该是中央军委而不是国务院；那么，是不是自己身体欠佳，不能从戎，组织上安排自己解甲归田、转业地方呢？这倒是极有可能的，随着硝烟的消失，和平环境的安逸使这位驰骋沙场的老将多次感到“身体不适”；当然，他对自己的身体了如指掌，所谓“身体不适”主要是心理上的不适。当他走下飞机

的舷梯，坐进这辆黑色大红旗轿车的时候，前来接他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车子半小时后可以到达国务院，他着实吃了一惊：“国务院？你……没有搞错吧？我是……李……”那工作人员笑了，点点头说：“不会错的，我们接的人就是你。”他的心里产生了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凭心而论，他并不怕转业。大道理不必讲，单凭他的能力和性格，他相信转业地方也不会平庸而过的。但是，当这种可能悄然来临的时候，他不由得产生一种难言的留恋之情。他试着想，要让他离开军号，离开操练场、离开枪炮、离开生龙活虎的战士……这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呵！他不敢再想下去，习惯地依靠在松软的坐垫上，微眯着眼睛……

“首长，请下车。”接他的工作人员轻声唤醒了他，使他从刚才的胡思乱想中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他匆匆下了车。工作人员告诉他说：“总理正在等着你呢。”

总理？他又吃了一惊：什么样的职务需要日理万机的总理亲自约谈呢？他没过多地思考，便随着那位工作人员来到了总理办公室。

周总理果然等在办公室里，见李铮进来，莞尔一笑，上前紧紧地握手：“路上辛苦了，喝一杯茶吧。”总理让李铮在沙发上坐下，亲手将一杯热茶送到他面前。李铮见总理瘦削的面颊和微红的眼睛，不觉心头一热：“总理，您……”

“咱们谈工作吧，”总理打断了他的话，说，“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中央已经下了决心，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氢弹。为此，中央决定任命你为西北核武器研究基地的总指挥兼党委书记……”

要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氢弹……这话一直轰鸣在他的耳畔。

此前，他曾多少听到过这方面的一点风声。他知道一位大军区的司令员同苏联专家在西部的甘肃、青海选过点。但他万万没